

信息资源管理：拓展学科发展新空间

刘细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摘要: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名称可以拓宽学科知识的应用范围, 更加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社会发展趋势, 不断深化信息管理的内涵与规律。

关键词: 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改名; 新发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 G350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22.11.002

引文格式: 刘细文. 信息资源管理: 拓展学科发展新空间[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2 (11) : 4-5.

2022年9月14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 将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这项改名措施将对本学科领域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信息资源管理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信息化进程的需要而形成, 主要是解决广义信息化过程中信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成熟和发展, 美国在政府、产业、图书情报领域快速推进信息化^[1], 分别形成了政府信息管理、企业信息管理和学术信息管理研究领域, 推进了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 提高了信息交流效率。特别是在政府和企业信息化领域, 充分认识到信息是一种资源, 可以提高政府机构和企业的竞争力, 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因此, 信息资源管理具有较强的管理学学术属性, 具有明显的管理学(如经济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学科特征。

信息资源管理的名称具有更加明显的科学属性, 它明确了其是管理学门类的重要学科之一。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 都是伴随各个行业领域的实践工作而发展起来的, 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学科发展是要解决本行业中面临的学术问题和技术问题, 拓展本行业的发展空间, 提高本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如今的数字化发展浪潮中, 技术、经济、社会成为推动发展的“三驾马车”, 数字形式的资源(数据)成为发展的基本

要素之一,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燃料”。因此, 一级学科改名无疑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学科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也将本行业发展纳入了社会构建的主渠道, 让社会广泛承认本行业的发展价值。2004年, 美国科学研究理事会(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要求美国科技信息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回答在过去的100年来该学科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任美国科技信息学会主席的Hahn^[2]撰文回答这个问题, 梳理了100年来科技情报学的五大历史贡献: 发展文献计量学, 测量信息爆炸; 开发索引技术, 抑制信息爆炸; 开发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 研究用户信息行为; 开创信息政策研究。当然, 美国的科技情报学研究范式是信息科学技术(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也就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解决信息交流和传播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和应用范畴将突破已有行业的限制, 走向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生产的各个环节, 成为管理学的重要领域。

一级学科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 要求我们突破原有行业领域的思维限制, 重新定位学科发展方向, 并尝试改变研究模式, 开展更广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飞速发展, 在将现实空间数字化的同时, 创造了数字虚拟空间, 并将现实空间中的实体与数字虚拟空间中的实体建立对应和关联, 创建形成元宇

宙。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的学科名称具有狭窄的行业名称局限，直接限制了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的应用范围，限制了本学科知识价值的充分发挥。前辈学者充分认识到行业细分的局限，从多途径提出了学术解决方案。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文骏^[3]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文献交流学”，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甚至包括编辑出版学等作为文献学的分支，尝试建立统一的学科结构与内涵，以“学术交流”为基础，建立一体化的学科认知，同时形成与出版学、传播学、编辑学等的本源关系。中国科技情报学前辈、知名科学家钱学森^[4]，1983年在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将科技情报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研究，还十分强调应该建立资料学，认为书刊、图书、资料、档案都是情报收集的组成部分，是一体化的情报资料内容；他认为科技情报学应该包括资料采集、存储检索、情报分析等。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在2021年审议通过了ISO 56006（2021—11）标准，提出了战略情报管理的工具和方法，将“数据—信息—知识—情报”（Data-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 DIKI）作为创新管理中战略情报系统的基本概念模型^[5]。DIKI模型系统阐明了“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转换关系，统一区分了相关概念，避免了多学科对同一概念的差异化解读，为信息系统开发提供了基本遵循，符合数字化背景下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数字化已经嵌入生产、消费、生活、国际竞争、军事斗争等各个领域与环节，成为基本要素。信息资源是企业完成商品生命周期、政府完成管理流程的必要基

础，也是必然的过程。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涵盖数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和情报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不仅贯穿政府管理的全过程，也贯穿企业生产的全流程（特别是智能化生产的全流程），是数字化社会管理过程的基本形态。因此，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政务信息管理、社会管理、生产管理、生产流程、学术交流等，并且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多元形态参与管理与决策的全流程。未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必然突破原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狭窄学科领域限制，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体现新的学科应用价值。同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将充分借鉴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理论与方法，创造新的学术繁荣。

参考文献

- [1] 马费成. 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 [2] HAHN T B. What Has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ributed to the World? [C]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2-3.
- [3] 周文骏. 文献交流引论[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 [4] 钱学森. 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J]. 陕西情报工作, 1983(4): 5-15.
- [5] ISO 56006: 2021 Innovation management-Tools and methods for strategic intelligence management-Guidance[S/OL]. [2022-10-01]. <https://www.iso.org/standard/72621.html>.

作者简介

刘细文，男，1965年生，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学，E-mail: liuxw@mail.las.ac.cn。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Expanding the New Space for Discipline Development

LIU XiWen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rename of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ld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make it be better adapted to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connotation and law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Keywords: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name of Subject; New Development Space

(收稿日期: 2022-10-08)